

讀史方輿紀要

辛丑仲秋

安師題簽

2-8-1

4
讀史方輿紀要

宛溪顧祖禹景范著



三
增方輿全圖總說

第三次校正重印

光緒二十七年仲秋

二林齋藏板圖

書集成局鉛印

讀史方輿紀要敘

甯都魏 禧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十四卷山川源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于時與甯都魏禧爲兄弟交禧旣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爲之敘禧愀然而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惟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以示子弟蓋其大者有二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卻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則禧所欲爲祖禹敘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于是并

識之

彭序

南昌彭士望

讀古今上下數千百年之書以自成一書兼括數千百年之上使數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讀此其志豈文人經生之所能及者哉而成是書者則有數難識難朗而精資難敏而決斷制嚴而難確心胸闊而難細此難之在已者也其待資於外者博攷難於書明辯難於友取給繁費難於財遊涉方域難於徧爲尤難焉夫使其書爲眾解冥悟綜核事理殫一夫之精力雖極窮困無聊時猶或可以坐致古之人有能之者矣惟撰述方輿之書則高山大川之寥闊瀆壑邱陵之瑣細古今名號之建置不一崩築疏鑿之因創損益各異或僞設而名存或陵谷變遷而寔沒舟車之所不通人力之所罕至容並有之而是人則踽踽窮餓妻子之不惜獨身閉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萬里之內外別白真僞如視掌中手畫口宣立爲判決召東西南北海之人質之而無疑聚魁奇雄傑閎深敏異之士辯之而不窮據之而有用此其人之資賦蓋喬嶽翕河之所降生使之續禹書之遺以詔告於天下萬世爲開闢之所僅見望行年七十得此一士則常熟顧祖禹之爲方輿紀要是矣祖禹之創是書也年三十九秉厥考之遺言及先祖所爲之地志九邊之圖說僻處宛溪不交州府間藉資於館穀遊歷所至惟有借書隨卽鈔纂觀記所及更獲新勝卽改竄增益之雖十易草所不憚經二十年始成是書自爲歷代州域形勢通論至天文分野共百三十卷可六千頁祖禹嘗語望曰歷代之書世遠言湮難窮其蘊惟貴

者能自得其指歸禹之爲是書也以史爲主以志證之形勢爲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遏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巖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遊觀詩賦何與人事則汰去之此書之立體者也其採用之書自二十一史地志而下凡百十種具見於發凡是其志之超邁用力之專勤而成書之浩博亦旣無復加矣乃其意中絕不自矜喜若身未嘗與其事望故尤篤服祖禹之人其膽似韓維走而先幾旁矚不敢置勝負于度外智似李長源而願學鄒魯不好神仙德量似婁師德含弘光大睡面自乾而人卒不能唾其面清操似盧懷慎吐納萬有而不爲無口匏寬靜似謝安石絕意聲色不事矯情奇才博學似王景略雖去桓溫必不爲苻堅所用祖禹之人如是望蓋觀摩朝夕陰察其人而得之惟有其人而後可用其書有其書而益知其人之用大甯都魏禧已備言其書之用望第述其書與人之本末如是天下後世當共見之矣

熊序

嘉魚熊開元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少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景范氏負奇才具大略劉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壁上一邱一壑相去何啻倍蓰其筆勢縱橫又如子長文得所歷探益邀翔容與奔放靡極宛溪洵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嘗欲借籌三楚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區爲三吳保障再令松陵知江南水利在導三江而東江已非

其故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古來博物推張華多聞推宏景乃宏景考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之書郭璞道元之注杜佑目爲詭誕爲迂繆蓋文采有餘而據實不足也宛溪不微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宏策畫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諧人難衣食日擁是書快遊一過雖千乘之尊猗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遙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阻欲還此其驗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如宋劉敞使遼遼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殆千里敞曰自松亭趣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遼人駭愧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卽如劉輿密視水陸形默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月櫂戶而窺可以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卽子長東登泰山南探禹穴徒重繭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吳序

延陵吳興祚

凡有志於用世者河渠邊防食貨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於輿圖何也輿圖者史學之源也嚆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均土設井立步定畝經之以君臣緯之以制度而紀綱名法賦稅文章之跡始有所麗堯爲九州舜分十二夏商以還天下之勢幾幾月異而歲不同矣然封建井田卒弗改匠人之舊則其

時之山川道里猶有所沿而易識也秦人棄古變常郡縣阡陌盪柱下之書以爲煙塵卽無論循蜚撮提之紀也雖春秋列國無全文焉學者固不得不荒忽置之漢唐以降宋元以前載冊頗繁似有可考然二千餘年之間統有正閏地有分合祚有短長制有沿革於是中原片壤不待陵谷遷變而山川不可復識矣士人閉戶讀史記憶其文謂之淹洽常試叩之以九州之內所謂道里阨塞者幾何戶口殷耗幾何謠俗嗜慾之甚者幾何與夫上之人體國經野設險制防者何在緯繹變化以導民善俗者何途之從也則有口而瘖不能指數其崖略況於取二十一代之編錄而說之乎此無他由學者史爲史而不能按之於輿圖以輿圖爲輿圖而不能稽之於史是以紀事雖多猶拾藩也車轍雖廣猶望洋也因是以著之辨論數因革之宜較得失之勢猶捫柴也而於經濟之學奚補焉宛溪顧子博洽人也歎史學之纂蕪閔經生之固陋於是方輿紀要作焉昭時代則稽歷史之言備文學則集百家之說詳建設則誌邑里之新舊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覈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余因華子商原始觀其書爰序之以明其非篆刻之詞無益而災水者比也

讀史方輿紀要總敘一

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作爲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並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迂誕太史公曰言山川

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爲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既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爲同姓國葛藟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亡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讐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少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勾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爲楚所滅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爲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爲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黃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而俎豆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名人而徵君原九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於宛谿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侍郎允敬始官於朝曾孫光祿丞大棟當嘉靖間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與大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子奉訓大夫文耀萬厯中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強仕而遭流寇之變遂遞入山焚筆硯硯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爲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

擬拾遺書附錄其後節志意昭示來茲耳嘗怪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爲之討論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光祿在世廟時傍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忌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騰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鳴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攷鏡而貧賤憂戚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扼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窮廬吮筆含毫消磨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

總敘二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砭砭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

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于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辯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子也未嘗泝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嘗按之圖書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予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却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曷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

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總敘三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于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櫂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于臨時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嘗于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于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隘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于陽平武侯之明尙遲回于子午乃謂求地利于臨時而

不求地利于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卽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資于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于胸中死生變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于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旣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于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于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囂與夫畊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旣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藏

之家塾以俟來者

讀史方輿紀要凡例二十六則

天下之形勢視乎山川山川之絕絡關乎都邑然不考古今無以見因革之變不綜源委無以識形勢之全是書首以列代州域形勢先考鏡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東山西爲京室之夾輔也次以河南陝西重形勝也次之以四川湖廣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東南財賦所聚也次以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自北而南聲教所爲遠暨也又次以川瀆異同昭九州之脈絡也終之以分野庶幾俯察仰觀之義與

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然其高下險夷剛柔燥濕之繁變不勝書也人事之廢興損益圯築穿塞之不齊不勝書也名號屢更新舊錯出事會滋多昨無今有故詳不勝詳者莫過於方輿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卽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故曰讀史方輿紀要

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勢出於其間矣是書以一代之方輿發四千餘年之形勢治亂興亡於此判焉其間大經大猷創守之規再造之績孰合孰分誰強誰弱帝王卿相之謨謀奸雄權術之擬議以迄師儒章布之所論列無不備載或決於幾先或斷於當局或戒於事後皆可以拓心胸益神智書曰輿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俯仰古今亦可以深長思矣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職方辨州惟表山藪川浸司馬遷作史記昔人謂其能言山川條列得禹貢之意班范諸

家所不逮唐太宗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六典所載犁然可觀是書亦師其意兩京十三司之首皆列疆域名山大川重險俾一方之形勢燦列在前而後分端別緒各歸條理亦以詳前人之所略也

王者體國經野于是乎有城邑城邑定而方位列焉緩急分焉于是乎有山藪川浸山川布而相其陰陽察其險易于是乎有關梁阻阨爲城邑之衛自古及今經理方輿者不能異也是書于兩京十三司各郡邑中皆以此爲次第從同者則以例附焉所以便于考索也

城邑山川關隘之屬有特見者如專言某城某山是也有附見者如言某山而附以某山言某川而復及某水是也有互見者如言某山而旁及于某川某關言某關而旁及于某城某山是也

地理志始于班固最爲雅馴劉昭補後漢郡國參入古今地名爲功不少所惜微有繆誤耳晉志僅存郭郭齊志略標形似沈約州郡詳而未精魏收墜形穢而不備隋志兼及梁陳齊周裨益頗多而經緯未盡劉昫唐志略于天寶以後歐陽氏略于天寶以前功過不相掩也五代史薛志曾見數條較歐志頗勝歐志無乃過略與宋志詳略失倫遼金二志金志差勝國初元志缺漏又在宋志之下也是書參考沿革大約本之正史而他書所見亦節取焉雖然秦漢城邑其不可見于今者蓋什之二三六朝以降廢置紛更其不可見于今者乃什之四五也隋唐以來邊荒蠻落時有興革其不可考者亦什之二三矣

從來沿革有竟不入是書者王莽篡漢易天下郡縣名號侯景陷臺城契丹入汴皆妄有改易之類是也若

夫晉棄中原南北淆亂州郡縣邑紛紜僞置河南有廣陵丹陽之名江渚有晉陽太原之號又疆場戰爭得失

屢變荒左依附有無頓岐循名責實大都湮廢余力爲考訂其引據不誣義類可據者悉爲採入至傳聞互異

史氏浮靡史臣撰述往往地屬前朝而諱從當代如晉書隋書皆諱虎爲武諱淵爲泉之類或地名相同而方域絕異地名本異而里道正同千里

釐未嘗敢忽也

古人著述類皆慎重左氏傳析實白羽夷實城父慎之也杜氏釋傳或但曰魯地齊地或竟曰地關不敢強爲

之辭也蓋寡陋之過小繆戾之罪大近世言方輿者依據失倫是非莫主或一事而彼此相懸一說而前後互

異稱名偶同漫爲附會傳習不察竟昧繇來欲矜博洽之名轉滋繆戾之罪余不敢妄爲附和也

方輿之書自經史而外彬彬成家者魏晉以降代有其人余輯方輿書目凡二卷約千有餘家然自唐以前傳者絕少由唐以迄

宋元可見者亦不過數家耳括地志序于唐太宗稱其度越前載然在宋時已不可多得宋崇文目云坤元錄一本卽括地志按杜

氏通典坤元與簡地志並列則其聞于世者有江融鄭虔及賈耽之書亦不可復見也余嘗讀元和志善其數

陳時事條列兵戎然考古無乃太疎賈字記自謂遠軼賈李之上賈耽李吉甫而引據不經指陳多誤紀勝山川稍

備求其攻守利害則已迂廣記考核有餘而於形勢險夷則未盡晰也勝覽以下皆偏于詞章之學於民物遠

猷無當焉國家著作之材雖接踵而出大都取裁于樂史祝穆之間求其越而上之者蓋鮮也

近代一統寰宇名勝諸志及十三司通志余皆得見之其天下郡縣志得見者十未六七也踟躕田野無從搜